



朝鮮群書大系續々第九輯

東文選二

朝鮮古書刊行會

大正三年七月三十日印刷  
大正三年八月三日發行

會員豫約費一册金參圓  
會員 外一册賣價四圓

朝鮮京城旭町二丁目六十一番地

朝鮮古書刊行會代表者  
編輯兼發行者

釋尾春 栢

朝鮮京城明治町一丁目日韓印刷株式會社

印刷者 金崎金平

朝鮮京城旭町二丁目朝鮮雜誌社

發行所 朝鮮古書刊行會

電話一千二百五十番  
振替口座京城一三一番

朝鮮京城明治町三丁目

印刷所 日韓印刷株式會社

朝鮮京城本町二丁目

豫約並發賣取次店 日韓書房

東京市神田表神保町

豫約並發賣取次店 同文館

# 東文選第二輯目錄

卷第二十六

制誥

卷第二十七

制誥

卷第二十八

冊

卷第二十九

冊

卷第三十

批答

卷第三十一

表箋

卷第三十二

表箋

卷第三十三

表箋

卷第三十四

表箋

卷第三十五

表箋

卷第三十六

表箋

卷第三十七

表箋

卷第三十八

表箋

卷第三十九

表箋

卷第四十

表箋

卷第四十一

表箋

卷第四十二

表箋

卷第四十三

表箋

卷第四十四

表箋

卷第四十五

表箋

啓

已上

# 東文選第二輯

## 東文選卷之二十六

制誥

李颺樞密副使右散騎常侍官誥

李奎報

云云。鴻樞爲機要之官。得叅帷幄。騎省極高華之選。必插貂璫。非人無得妄加。自古尤難斯任。某謹愿篤實而有鎮浮之德。沉深弘雅而負經遠之材。爰自先朝。出從始宦。方剖符於郡寄。已游刃於吏能。歌范之謠。遍騰於一境。徵黃之命。降自於九重。因荷異恩。久陪邇列。及寡人之卽祚。採舊代之積勞。歷置周行。以觀優效。秋曹平憲。五辟不私。重輕。天部掌銓。九流多所甄別。當官辦事。則釐革得其體。將命奉使。則寬猛折其衷。分司北塞也。繩懦吏而肅振臺綱。作守西州也。繕守備而能禦隣敵。南國雪登車之志。東蕃宣杖鉞之威。爾能有餘。朕用不匱。知可託腹心之寄。遂委予喉舌之司。進止詳華。敷奏明敏。朝夕左右之與昵。既得詳其爲人。官職陟降之攸宜。何必疑而咨衆。是用置茲密地。兼以諫司。可特授云云。鳴戲設官所以褒忠。遇主然後行志。得賢爲寶。朕既待爾以非常。憂國如家。卿亦匡予之不逮。祇膺予訓。永孚于休云云。

## 始興伯必爲淮安公教書

云云。我國之於戚里。設公侯伯三等之爵。蓋殷制也。卿以宗英。夙膺伯爵。有年矣。以爾之德望。雖早以公侯處之。不爲不可。但稽違未果耳。今者夷狄之爲患甚矣。顧力不能扼制。則其勢不可不與之講和結好。小緩其心。苟必欲如此。非遣懿親茂族。未知其可。而宗室之中。無若卿之文彩。足以夸耀異方。威重足以壓服頑俗。故以爾命焉。則宜大其位。以重其權。亦且寵其行也。是用超躐舊資。優加公爵。以副汝之德望也。汝往諧哉。戡定國難。俾朕無墮聖祖之休命。不曰良哉云云。

## 官誥

云云。百王之制。尤崇磐石之宗。五等之封。莫峻桓圭之秩。惟國與家之所以爲固。非親且賢。則無得以居。某官某。挺秀宗支。作蕃王室。禮儀詳審。而不失尺寸。言行端方。而動中準繩。非特疑謀之可咨。亦堪大事之是託。氣豪膽足。雖雄入九軍。必不疑。器碩才宏。使坐食萬戶。猶或歉。尙淹伯爵。有愧朕心。今者憬彼戎胡。侵吾封境。狼貪之欲。滋甚。虎噬之毒。無狀。亟馳使介。而難諭以和。須遣宗親。而示加其厚。當此行者。捨爾誰歟。位不高。則未足鎮衆心。權不重。則無以稱大任。故授以上公。而崇其資級。又申以大師。而作予表儀。可特授云云。鳴戲夷險一節。是爾所守也。此則已無疑焉。終始完名。在卿之慎也。庶幾益自謙耳。勉承

茲訓往服乃司云云。

淮安公爲守大師尙書令餘如故別宣麻教書

云云。夫尙書令百官之長也。地峻位極。故無其人則闕焉。時或以懿親置之。然非有重望元功。亦不可妄授。故雖宗室之中。得闕斯任者。無有幾人矣。卿方國家艱棘之時。赴戎狄縱橫之地。鎮之以威重。和之以語言。果令醜種頑戎。北首班師。則可謂奇偉蓋世之功也。意當此時。微卿。幾無今日矣。且功豐則賞宜醲。器大者位必緊。肆擢置論思之地。欲益資經濟之庸云云。

官誥

云云。國君封懿戚茂親。雖獨以公侯之爵。宗室有元功大烈。亦得兼宰相之權。况朕之置中臺。猶天之有北斗。孰當斯任。今得其人。某官某。瓊樹挺姿。璿源毓粹。在家樂善。雅師河憲之賢。履法奉藩。復躡沛王之善。加又襟靈沉邃。世皆知早蓄壯心。氣節軒昂。朕亦諳可託大事。頃者上天降孽。頑虜侵疆。既逼驅遐邇之人民。又求索君臣之子女。啖厚幣不足以悅志。馳虜使不能以講和。擬煩肺腑之親。往結漆膠之約。選於戚里。無若爾斗膽之英雄。授以上公。使赴彼氍毹之屯聚。卿於是蹈艱若易。赴難如歸。謂濟世在吾此行。故捐身莫以爲懼。示麟趾振振之信。動罔不孚。雖獸心蠢蠢之徒。尙能知敬。果使戎兵而豁去。遂令吾俗以再寧。實卓然不世之功。宜賞以非常之寵。尙書乃樞機之司也。令爲之長。

大師是模範之任也。君所尤尊。茲二者尙劣於元庸。予一人猶歉於私意。然人臣之資級。無過是官。以今日之頒宣。頗爲異渥。可特授云云。鳴戲效殷王之命說。朕何望焉。體鄭伯之相周。汝所勉耳。矧自今摠政之繁劇。非若昔在邸之燕閑。敬服乃司。無替予命云云。

除宰臣崔宗峻金仲龜金良鏡麻制

閔仁鈞

有功必賞政之先。無棄爾勞君之聖。其有熙帝之載。秉國之鈞。下以保生靈。上以安宗社。則宜敷渙汗。誕告明庭。

具官崔宗峻。鯁亮公方。沉深靜重。乃祖以勤王之節。傳之父。乃父以佐理之忠。傳之卿。自然緯武以經文。無不規行而矩步。牧民於二邑也。來則歌去則頌。按吏於一方也。律其貪革其苛。以聞望滋彰。三就鐵冠之列。非精強不可。再提金律之科。密勿納言。從容補過。嶽嶽鴻樞之輔相。堂堂鳳閣之儀刑。自有艱難以來。以安社稷爲悅。頑民之跋扈者百狀。而爾有謀而沮蕩。強敵之徵詰也萬端。而亦以議而扼持。動輒憂勤。居多輔益。至若雖居宰職。門庭閒罕有冗求。不墜家聲。俸祿外一無餘潤。而猶鬢髮之未白。此亦神氣之不凡。是用頒慶命於中霄。進崇聯於左省。俾輔元良於春禁。兼司訓練於夏官。可特授門下侍郎平章事判兵部事太子太保。餘並如故。

具官金仲龜。慶閎昌明。英姿岐嶷。卑以自牧。曾無挾貴之心。暖然如春。輒借容

人之色。機圓不滯而語言疊疊。量大無遺而剖判恢恢。移孝爲忠。弱冠從事。郎官出守。咸歌酌水之清。宰相曰能。再閱觀風之任。以爪牙之長。應喉舌之資。繫七年昵邇之緣。實千載遭逢之幸。頗繹朕心之好。會加樞府之榮。然虞列鎮之并謀。還備留都之作。釁若泰山之軋坤軸。鎮安西海之波瀾。間一歲而上台階。還奉中天之日月。頃者變生松麓。塵迫水門。以苟且之兵。蒼黃之計。而攘大敵。允濟艱難者。此又卿之力也。人有幹國有楨。已洽康哉之詠。山如礪江如帶。寧忘卓爾之功。肆增鱣服之寵光。亦備龍樓之調護。仍資水土。以獎忠嘉。可特授守司空中書侍郎平章事太子少師。餘如故。

具官金良鏡。命世之賢。絕倫之識。胷中舊學。吞古今而有餘。意外新詞。非翰墨之所到。聽一篇則朝列拱手而休嘆。出一句則士林交口而喧騰。司小諫於西垣。轉清班於右史。事有不便於時者。不故默。議有不合於道者。不苟從。顧朝廷豈曰無人。凡制誥皆係於汝。屬遼寇橫行之際。蒙矢石者幾年。及岱城談笑之秋。嚼冰雪於寸吻。三韓之福。萬世之功。俄從螭首之階。便涉龍喉之位。東藩有故。出宣推轂之威。北鄙多艱。第荷耀兵之寄。一典成均。則門羅俊傑。三掌禮圍。則國富賢良。俗漸澆訛。故任重於臺司。時多擾攘。故憂深於省寺。佩持文武。履歷險夷。肆霽洪恩。叅知大政。監國史者古難其人。而使之帶職。判翰林者世或罕有。而亦以兼資。可特授叅知政事監修國史判翰林院事。餘並如故。

於戲宰相惟其人。君臣無異體。終始倚賴。朕方注意於安危。夙夜祗勤。卿可盡心於承弼。同底于道。永孚于休。

除宗室恮爲守大尉新安公教書

崔滋

我國之地。縱橫不廣。數千里而郵轉館給。聯絡四方。送迎使介。故遠而有光華也。然公卿子弟。不慣原隰者。猶憚其行邁。况蒙古之去我國。羊觴萬里。際天窮地。爲使於彼者。冒風雨。暴雪霜。併食兼行。三月而後至焉。則生長冰蘖者。似不可迹足焉。况於戚里。綺紈宿貴耶。然其勢不得不與講和也。故屢遣信使。奉幣修好。猶未蒙誠許。反以不朝爲責。則須遣懿親重戚。代我入朝。庶可以免責。雖於朕爲親戚。若其身不賢。則亦何以使於絕域。以委社稷之安危耶。今夫宗室中。如卿之親且賢者。復有幾人歟。此朕不得已而命卿也。苟如是。則宜重其位。以寵其行。亦且獎其親且賢也。肆躡爾常資。封以五等之上爵。官以三公之重秩。汝其往哉。戒哉。臨機決策。應變成功。俾朕光復聖祖。丕顯休命。終有辭於萬世。不曰休哉。

除宰臣任景肅蔡松年金敞趙敦樞密院使崔璘麻制

河千旦

宰相代天理物。公耳忘私。君王崇德報功。待之以禮。顧朕自知不類。非賢誰與守邦。宜圖任其舊人。以永命于新邑。敢推偉器。誕告明廷。

具官任景肅。璧宿東精。銀潢左派。爾祖爲王之元舅。藩屏三韓。乃父亦世之宗。

臣儀刑百辟。早襲門庭之餘慶。歷揚簪紱之清班。牧民二州。皆云召杜之父母。察吏一境。能別涇渭之濁清。自西掖吟苔。至北門示草。平生把批勅之手。幾許演綸。每篇形正直之言。實惟補袞。一闕初賓之路。則鄉曲皆貢。再開考試之門。則丘園欵來。臨機析至秋毫。對物溫如春日。生而知大臣之節。何適不宜。俾以牧君子之謙。每懷靡及。若有艱危之急。居多匡救之能。迨天未陰。曾賴旦之綱戶。巨川若濟。須命說以作舟。遂遷密院之榮。俄轉政堂之位。德望萬民之引領。才名多士之傾心。顧在朝論道經邦。莫非碩輔。其與國分形同氣。知有幾人。豈遭遇使然乎哉。誠憂患共之者也。是用俾叅大政。曲示殊恩。或以修國史而兼資。或以修文殿以帶職。制禮文於祠部。嚴師道於儲宮。可特授叅知政事。修文殿大學士。修國史判禮部事。太子太保。餘如故。

具官蔡松年。肝膽大於軀。精神滿於腹。五常爲體。豈惟仁義禮智信乎。衆藝備身。尤善琴碁射御書也。自趨禁仗。常侍眇躬。曾鵠舉於一千。唯卿驂馭如立鵠。及龍飛於九五。亦卿奉缺以隨龍。宿衛九重。夙宵一節。慣見魁梧之態。如玉樹臨風。因知廊廟之材。記金甌覆案。躡等授紫門指諭。別批加黑槊將軍。出守麟州。示萬金如一芥。至今鴈塞。曰千古無雙人。寵以登壇。使之制閫。彼碧眼兒聞而落膽。曰紫髯翁難與爭鋒。乃降青缺。再揮黃鉞。胡人不南牧而去。韓土無北顧之虞。扞我于艱。宜專委爪牙之任。求朕惟濟。莫如兼喉舌之權。增華密地。委

重憲臺。觀者言賢哉大夫。吾愛與魁然真宰。是用叅知政理。仍峻階資。傳春宮。欲缺論乎儲闈。判夏官庶無輕其民事。敬膺朕命。祇服官箴。可特授叅知政事判戶部事太子少傅。餘如故。

具官金敞。自胎聞詩書禮之雅言。結髮有器識德之大體。高名早飛於鶯榜。重望尙屹於鼇山。故元臣薦之。當大任可也。推揚長翮。許翥通衢。駕鶴揚州。萬錢不腰而來矣。乘驄栢署。百寮側目而畏之。及當紅藥之階。屢伏青蒲之席。草制綸言。則口皆吐鳳。鑑裁人物。則目無全牛。手付爐槌。歷試陶鈞之術。心平衡石。不容毫髮之私。知卿通天地人之真儒。俾爾摠文武吏之重選。握三銓而考四科。藝如一鏡之照萬物形。拔擢棘圍者。雖是二番。種栽筭班者。動以萬計。爾惟不伐。天下莫與爭之。朕所已知。人間希有比者。功勤既隻。千古而無對。褒賞何一衆例以同論。崇學士之官資。寵尙書之劔履。民心猶鬱。朕意未盈。以舊銀青。換新金紫。鴻樞之坐席未暖。鳳閣之綸書已飛。政堂帶集賢。要決中書之大義。司空置僕射。欲清外省之餘風。導三善以重光。判九工而掌繕。聽朕告汝。慎終如初。可特授金紫光祿大夫守司空政堂文學尙書左僕射集賢殿大學士判工部事太子少保。

具官趙敦。嶽瀆儲靈。珪章挺質。額上有活人之相。胷中懷濟世之謀。襲父遺風。愛畏兼日。冬日夏。改吏初痊。官爵歷山東山西。因戴鶡冠。昵陪龍馭。多年敬衛。

掌孤兒訓羽林。半歲遷騰。領千夫戍榆塞。是時強敵。驅我良民。大軍卷土而來。諸城皆服。單騎突圍而出。其勢可憐。全師而迴。亦國之福。當時好事者稍議。後日知卿之亦賢。召復舊官。廓揮長策。松耐雪而更茂。玉經火而益真。廉在趙不敢加兵。威振敵國。漢非信無與計事。寵許將壇。出入邊庭。勤勞夙夜。遂遷資於右轄。俄轉秩於中樞。三掌禮於水曹。則誰欺鼠之有皮。一提刑於金府。則未聞雀之無角。備閱踐更之績。可居燮理之司。委以峻階。加諸重位。令知事門下。乃叅謀省中。庶舉宏綱。亞授吏銓之職。欲均衆務。兼判使額之司。可特授金紫光祿大夫知門下省事吏部尙書判三司事。

具官崔璘。德義之門。公侯之種。生而負膽。虎三日思牛。煥乎有文。鷓九苞曰鳳。羽翼儲闈。則四海歌鴻鵠。高舉。翱翔禁林。則群賢若燕雀。相隨。真棟梁之巨材。備經綸之大體。欲以爲相。先試臨人。履雙鳧於長湍。則猛虎渡江。駕五馬於濟州。則去珠還浦。曾辭金於金海。清畏人知。及製錦於錦城。謀安賊類。嘉乃丕績。擢以亞卿。曰龍汝作言。出納朕命。惟虎拜稽首。對揚王休。又授文衡。俾搜賢藪。及缺責躬而親謁。故朝廷擇宗子以代行。專對誰歟。僉曰卿爾。安社稷爲悅。忘軀入萬里之涯。缺如意許一家之約。以彼人安於卿也。我獨賢勞於使乎。兩度奉琛以却兵。元功蓋世。缺宜誓缺於帶礪。卽授寵於鈞衡。欲遠揚黃閣之風。要徐步青雲之路。茲置樞庭之緊地。摠持栢署之重綱。仍加萬選之榮。俾輔兩明。

之德更殫忠節。助立丕基。可特授樞密院使御史大夫太子賓客。餘並如故。於戲上睦下和。泰來否往。制治未亂。朕將相與之都俞。聞命益恭。卿亦克勤於彌亮。

趙脩爲銀青光祿大夫樞密院副使左散騎常侍翰林學士承旨官誥教。豪傑臨危濟難。豈顧私乎。君王崇德報功。亦爲公爾。具官趙脩。傳功臣相繼者僅六。應賢期間生於半千。鶴禁侍書。面對儲君之顧問。牛峯作倅。首誅元惡之侵漁。英聲雷殷於九重。好爵日加於七品。及飛鳧鳥。又除借虎之狐威。旋解魚符。卽許乘驄於烏府。因省風於塞北。亦擅譽於斗南。其明春授右拾遺。越翌夏遷侍御史。判晉陽官。則強宗歛跡。而出奔於他境。移西京府。則巨猾畏令。而求救於上都。顧大賢非百里之才。故片刻弛千鈞之殼。會時敵國。窺我邦疆。超加司業以奉章。曰朝皇帝而請命。萬死無一生之顧。結好還來。三韓延再造之基。到今受賜。其或按廉南紀。出守東都。雖營蠅止。樊孰疑虎有市。反令投彼。誰敢侮予。加又諫垣陳藥石之辭。豈鑿國體。誥院代絲綸之命。常煥皇猷。適金鼠化年。有鐵騎飛牒。親朝噴重。何人其代予言。專對才難。累度曰俞汝往。忠義豈非傑出。險難長是賢勞。若議元庸。須記丹書之直筆。宜加重賞。早揚黃閣之清風。要使庶官咸熏宿德。崇資右轄。仍撰史於蓬山。侍讀東宮。轉判書於芸閣。俾選群材於試席。用光殊寵於儒林。朕意未盈。人心猶鬱。擢置鴻樞之秩。乃授銀

青兼紆騎省之榮。欲移金紫。可授銀青光祿大夫樞密院副使左散騎常侍翰林學士承旨。於戲克艱厥后。何擇非人。予嘉乃德。篤不忘庶。賴萬世。爾有斯謀。卽入告永肩一心。

趙季珣爲銀青光祿大夫樞密院副使戶部尙書上將軍官誥

教。忠臣例生於德義之門。重任須委以英雄之器。欲置近嚴之地。宜推善慶之家。具官趙季珣。氣鍾黃鉞主人。系出青錢學士。自弱冠入學。躡登詩賦於升堂。欲摘髭收科。手把文章而華國。乃緣物望。遽促官榮。始從東以腰犀。俄換西而戴鶻。衛左春禁。兼右司權。提刑秋部。則析至秋毫。典禮夏官。則畏如夏日。因領青宮之卒。旋揚黑槊之威。南路耀兵。黃巾賊授首。東關制鬪。碧眼兒寒心。到頭凡所踐更。有口孰非稱導。况先公出平驕虜。其盛烈載在盟書。三韓式至于今。是誰之力。萬戶直封其子。不爲之多。登壇會授以爪牙。掌詔又兼於喉舌。才堪諒虎。命允曰龍。肝膽滿軀。都是將<sub>缺</sub>之策。縉紳矚目。皆言有父之風。宜置位於鈞衡。用酬功於帶礪。然春秋尙少。而爵祿忌盈。例加上將之榮。階崇光祿。仍授中樞之寵。秩轉尙書。朕心猶有歉焉。卿意顧如何耳。可授銀青光祿大夫樞密院副使戶部尙書。於戲君猶舟臣如楫。君臣相待而成。考作室子肯堂。考子續終其烈。以安社爲悅。無忝爾所生。

崔昱爲銀青光祿大夫尙書右僕射翰林學士承旨官誥

教。大臣是一人之心。膺重祿。實萬民之膏腴。若養聖賢。龍髓敢惜。苟非豪傑。鷄肋亦憐。具官崔昱。挺生德義之門。少負英雄之器。以一家素所傳也。其百行若固有之。缺文章華國。到頭言有祖之風。意氣蓋時。滿腹是匡君之策。及腰犀於東閣。令掌印於南原。豈巨邑如父母之恩。唯感化耳。抑隣州慕神明之政。請移任焉。以祗候超授郎中。轉知官。卽爲牧守。朱輪未及於境。黃巾共失其巢。草木亦知爾名。京師並蒙其福。適當武代。歷試筭班。或置於工曹兵曹。或莅以少府大府。臨機果斷。舉國尙嘉。皆云白玉無瑕。胡乃青雲暫蹶。是時東都多故。尙厭凡才。肆夏南國倍常。廣諮循吏。滿朝盡導。非卿而誰。曰汝往諧。雖彼民皆安於公也。求朕攸濟。豈大賢久留於外哉。坐席未暖於留守廳。別批召還於軍器監。遷衛尉卿而寵加三子。命巡問使而出鎮一方。文閣帶冰一條銜。儲宮輔日重光德。又從地部。旋換水曹。唯當時不歷於省郎。以爾叔久留於冢宰。平生凡所踐履。到處以爲表儀。矧伊社稷之安危。係乃祖先之功業。世世拜相。宜以相繼相。人人皆賢。所謂賢於賢。茲崇光祿上階。仍峻文昌右轄。萬選中更選。加學士榮。三難裏最難。兼翰林號。庶將大用。且復小須。可授銀青光祿大夫尙書右僕射。翰林學士承旨。於戲尹躬。洎湯咸有一德。而商書曰。惟尹格于皇天。管氏相桓。九合諸侯。而孔聖云。微管吾其左衽。况今四方乃亂。惟我三韓多艱。罔俾二賢。專美千載。